

# 铁道员

「日本」浅田次郎 著

郑民钦 译

他次感受着驾驶老旧的内燃机车的感觉，

回想起自己与乙松一起和这些钢铁家伙打交道的日日夜夜……

「乙松，好好看看，咱们俩一起把这破车送上西天。」

「老大，别这么伤感。」

司机站在副驾驶室位置上抽吸一下鼻子。

不论世道怎么变化，我们都是铁路人，不停地呜呜呜呜，挥动着钢铁的手臂向前奔跑，所以我们不能像别人那样哭泣。他次紧紧地咬着嘴唇。

# 铁道员

郑民钦译

〔日本〕浅田次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1 - 2367

POPOYA

Text © 1997 by Jiro Asad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1997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Mandarin) translation rights in P. R.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Japan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道员/(日)浅田次郎著;郑民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

ISBN 7-02-003838-7

I. 铁… II. ①浅…②郑…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740 号

责任编辑:陈 旻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张文芳

## 铁道员

Tie Dao Yuan

[日本]浅田次郎 著

郑民钦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2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3838-7/1·2916

定价 16.50 元

# 目 录

铁道员 .....	1
情书 .....	57
魔鬼 .....	107
在角菩 .....	155
沉香 .....	207
盂兰盆会 .....	255
无赖三太 .....	303
猎户座的请柬 .....	323

铁道员



一出美寄站，开往幌舞的火车就在支线上和干线并行，穿过市内住宅区。

开往旅游胜地的全玻璃封闭式特快慢慢地超过了只挂着一辆车厢的基哈 12 型内燃机车牵引的火车。

不知道是因为行车时刻的差错，还是特地为城市的滑雪者们作出的安排，特快列车的玻璃窗前挤满了乘客，观看旧国营铁路的红色内燃机车。当火车沿着幌舞线向左拐弯与干线分开时，一些照相机的闪光在特快列车的宽大玻璃窗上闪耀。

开往幌舞的火车每天只有三趟，十八点三十五分始发的是最后一趟。

“哼，瞧那好奇劲儿，有什么好照的吧？站长。”

年轻的司机瞟了一眼驶向积雪原野的特快列车，对站在副手位置上的仙次说。

“别尽说傻话。你知道吗？基哈 12 型现在就像文物一样，那里面肯定还有人特地从

内地来看的哩。”

“那为什么还要废除呢？”

“这里面就有运输密度呀、成本核算呀这  
些问题啦。”

司机竖起大拇指在肩膀上晃一下。车厢  
里没有乘客，昏暗的日光灯下只有一排排空  
荡荡的绿色座椅。

“哦，想不到你这个美寄中央车站的站长  
会这么说。”

“怎么啦？”

“我说老大，幌舞线原本就没考虑过运输  
密度什么的吧？我也已经开了四年车，只要  
学校一放假，就是这个样。为什么现在要废  
除这条线呢？”

“我怎么知道？能维持到现在是凭着过  
去的业绩。你也是幌舞人，过去繁忙的景象  
你也是知道的。”

这条线的终点站幌舞从明治时期开始就  
是北海道著名的煤矿城市，二十一点六公里



长的铁道线上共有六个车站。蒸汽机车拉着满载煤炭的车皮来来往往，穿梭不停地驶入干线。但是，如今变成接送高中生的专车，早晚往返一次，沿途各站根本没有乘客上车。煤矿也已经封闭十年。

“听说幌舞站的乙松今年退休，就是这个缘故吧。”

“你怎么和站长助理说的话一个样？札幌是这个样子，就怀疑我们这儿也会这样。”

火车缓缓停靠在空无一人的北美寄车站站台边上。

“呀，这个站台上的雪不打扫，就被风吹得堆积在一起。”

“管它哩。出发，走！”站在副手位置上的仙次大声催促。

内燃机车发出空旷的隆隆声继续在雪原上前进。

仙次把工作服的人造毛衣领合拢起来，继续刚才的话：“要是乙松退休的话，明年就

该轮到我了。”

“老大要当车站大楼的头头吧。”

“这种事你听谁说的？”

“还用听谁说吗？美寄站谁不知道呀。明年春天车站大楼一落成，你就到里面去啦。”

“别胡说。还没定哩。你以为西服革履的，和那些内地来的百货店员一起对顾客点头哈腰的滋味好受啊。”

“不行不行。我们什么时候都是铁路员工，都是当 SL 的司机，呜呜——”司机举起左手，做着“呜呜——”拉汽笛的手势。

仙次看着油漆涂得厚厚实实的驾驶台。

仙次看着金属牌子上的“北海道旅客铁道”几个大字。国营铁路被分割成几家民营企业经营的时候，全国的 JR<sup>①</sup> 公司都采用同

---

① JR,是由 Japan Railway 的首位字母组成,“日本铁路”的意思。

样的名称。但是，很少人知道北海道的铁路公司的名称不用“铁”字，而使用怪里怪气的“铁”字。

JR北海道公司经营的线路有不少是亏损线路，从一开始就负债累累，举步维艰。“铁路”的“铁”字是金字旁加“失”字，为回避“金钱流失”的忌讳，就把“失”字改为“矢”字，结果变成不三不四的“铁道”公司。

“那我怎么办？不会让我去干线开车吧？”

“为什么？”

“干线的新机车，我一窍不通呀。不过，要是叫我在车站里开小卖店，或者改行去卖拉面，那就惨了。”

“不会，不会的。只要开得动这破车，新干线也就能开。坏事变好事。”

“可我从来没有开过时速五十公里以上的火车呀，真叫我干，心里肯定发毛。”

仙次用手套擦去玻璃上的水珠。

火车爬上缓缓的山坡，左右两边的山陵渐渐向车头逼近。每次穿越不长的隧道以后，山那头的积雪总是深厚一些。

“老大，明天必须出动除雪车铲一下啰。”

仙次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灯映照的线路，仿佛进入一个陌生的童话世界。他的手臂倚靠在配电盘上，凝视着光亮与黑暗交织的前方。

“一到幌舞就往回返，不然会困在路上，正月里这一路上不会有人。”

司机看着仙次脚边的酒瓶，显出遗憾的样子。

“我还以为能在幌舞住一宿哩。”

“别瞎说了，要是乘坐上行末班车的乘客，那可怎么办？”

“不会有的。”

火车停在山间小站，别说乘客，连车站前面的一排已经荒废的小屋也是黑咕隆咚地没有灯亮。

“我又不是去乙松那儿拜年。你想想，两个老头还能聊些什么话。怎么？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唉声叹气……”

“呀……算了吧。老大，你也别那么认真……出一发一！开一车一！”

“喂，不是嗓门也挺高的嘛。”

“我是学乙松那个样子。”

不大一会儿，在一片黑黢黢的研石山影的笼罩下，幌舞的灯光映入眼帘，远处是冰冻的河流。

“拉汽笛！已经晚点五分钟，乙松肯定在站台上等着。”

基哈 12 型机车苍老的汽笛声在群山间回荡，像是在哀叹行将终结的生命。

火车穿过隧道的圆形洞口，幌舞车站就呈现在面前。白色的车站建筑物衬托着煤矿荒废的破房和魔鬼般的传送带的黑影。

司机和仙次都指着臂板信号机叫起来。

探照灯映照出堆积着砖头的站台。敞篷货车和机车曾经频繁来往的这个车场如今变成茫茫积雪的荒原。

“老大，你瞧，就像进入童话世界一样。”

连车轮的声音都显得沉闷凝重。老站长提着号子灯站在细雪纷飞的站台上。

“火车晚点了五分钟，乙松就这么一直站在那儿。外面可是零下二十度啊！”

乙松笔直地站在站台的尽头，身穿厚厚的深蓝色的国营铁路制服，帽带卡着下巴，肩膀上落着雪花。他挺直身子，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挥动着，做出让火车进站的标准手势。

“瞧乙松的姿势多精神，简直就像一幅画。”

“年轻人不要这么随随便便叫人家名字，要称他‘站长’。你好好看看，那才是真正的铁路人。那种脱下铁路制服要在大楼里当什么职员的JR站长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啊……是呀，我看了都挺感动的……”

司机踩一脚汽笛后拉闸，火车徐徐停在终点站的站台旁，留下一阵隆隆的声音。

火车晚点五分钟，乙松的长统靴踩着站台上薄薄的积雪走过来。

“呀，乙松，这儿冷得很呀。晚点了，对不起。”仙次笑哈哈地下到站台上。

“没事儿，没事儿。过年好哇。”

“哦，新年好。本来打算和你一起过年，可是秀男带着孩子回家来了。”

“呵，秀男当爸爸了。这么说，你也当爷爷了。第一个孙子，好可爱吧？”

“那是当然的，很可爱啊。”

仙次说话的时候，嘴里吐出白气，就像向乙松喷吐白色的毒气一样，他赶紧用戴着手套的手遮住嘴巴。

“我叫秀男一起到你这里来拜年，可是他说明天就要上班，让我向你表示歉意。”

“没什么。秀男现在也是札幌总公司的

科长了，忙得很。告诉他不用挂念我。”

“开春前我一定让他过来向你赔礼道歉。刚进公司的时候，夸下海口，说什么只要自己不死，就坚决保住幌舞线。可是……实在对不起，没有说到做到。我向你道歉。”说着，仙次脱下帽子，露出光秃秃的脑袋，向乙松鞠躬低头。

“别这样，阿仙。美寄中央站站长这样对我低头道歉，我还能说什么。”

乙松诚惶诚恐地从仙次身旁走过，看着驾驶室，说道：

“辛苦了，进去暖和暖和吧。”

司机看着依然低着脑袋的仙次，回答说：

“不了，站长，还下着雪，而且马上就要返回。”

“是嘛……哦，你刚才叫我站长来着。是阿仙让你这么叫的吧？什么站长不站长的，真叫人难为情，就我一个光杆司令。”

乙松从大衣的后背掏出手旗，驼着仙鹤



一样又高又瘦的身子，拍了拍仙次的后背。

“阿仙，你可又胖了。”

“是吗？”仙次这才伸直身子：“正月吃多了。这是我老婆给你的。”

“哎呀，那就多谢了。好不容易盼来正月。你先进去吧，等我把上行车送走以后也进去。”

乙松准备送火车返回，仙次头也不回地跨过铁轨往车站里面走去。

幌舞车站建于大正时代，建筑物相当漂亮。候车大厅高大宽敞，上面交错着几根粗大的浅棕色横梁，三角形的天窗上镶嵌着彩色玻璃，富有浪漫色彩。

剪票口的木边墙壁上依然挂着国营铁路的车轮标志，仿佛一件被人遗忘的东西。候车室长椅也都年代长久，泛着暗淡的微光。

仙次想，这座车站建筑物总应该要保存下来吧。他一边在烧重油的火炉上烤手一边坐在长椅上，缓和一下站了一路的疲惫的